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585  
28 February 1991

CHINESE

---

## 第五八五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1年2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卡尔-芒努斯·许尔特纽斯先生(瑞典)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585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在开始今天的工作之前，我作为会议主席就杰出能干的外交家罗伯特·扬·阿克曼先生不幸去世向荷兰代表团表示深切哀悼。阿克曼先生在1982到1985年期间曾就职于裁军谈判会议；他在日内瓦工作期间曾担任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B工作组主席。阿克曼先生生前有许多好友，他们都将永远怀念他的能力和品格。我请瓦根马克斯大使向荷兰政府及死者家属转达我们的悲痛之情。

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智利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及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他将介绍今天已作为CD/1065号文件散发的特设小组进度报告。我现在请智利代表托米大使发言。

托米先生(智利)：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你并向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保持了和平的贵国瑞典表达我以其名义发言的智利代表团的敬意。

人类绝大多数渴望着和平，而军备积累却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着——每分钟耗费两百万美元，形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同时武器的血腥使用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具威胁力，在过去五十年里尤其如此。这就是我们今天进行裁军讨论的背景。这的确是奇怪的背景，迫使我们反思这个矛盾的根源，这个矛盾是如此地嚣张、持久，如此地见异于全体人类的最根本特性。

的确，两千年前圣徒保罗就从环绕人性的神秘迷雾中发现了这一矛盾；对人性之谜是无法从伦理或理性上解释的。他说“吾欲之善吾不为，吾恶之恶吾为之”。的确，罗马人造出了名言“*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欲求和平先备战。的确，一百多年前，当时在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俾斯麦在其有名的格言中说出了同样的话：“选择明摆在眼前，不当铁砧便当铁锤，不打便被打，二者必居其一。”

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武器：不就是武力称霸之心最尖锐最明确的外现吗？这种称霸之心虽起因和表达方式各有其异，但总是出于一人对另一人，在内部冲突中一

个社会集团对其他社会集团，在国际上一个国家——在法律上组成一体的多个民族——对其他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强制手段的意向。战争，以及战争不可缺少的武器，只是向动物本能的回归，这种本能又充分利用智力提高其毁灭力，无视一切伦理价值。

我想在结束这段开首语之前回忆一件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往事：当年教皇保罗六世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厅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吁。他当时是联合国的特邀客人，唯一的讲演人。前来听教皇保罗六世演讲的名流和其他人云集一堂，人数之众几乎前所未见。教皇被请来讲和平与战争。他坚信自己只是上帝的传话者，这种信念产生的威力逐渐把他刚到会场时众人期期以待而出现的那般沉寂催化为一种愈发强烈、激荡人心的骚动。他手中没有讲稿。最后他仅用一句话，一句日后被人们重复不绝的话结束了他的整场演讲：“放下你的武器！放下你的武器！”激动至极的听众爆发出不尽的掌声，掌声夹带着一些人的眼泪，一些人的喜悦，夹带着所有人的希望和感激。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忘记了自己是无神论者，还是宗教信徒，是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是俄国人还是美国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白人还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那一刻，我们只知道——我们只想知道！——我们是由坚不可摧的现实联系起来的男人和女人，这现实便是我们同属一个种族——人类；我们共有一种本性——人性；我们的命运只能在充裕、团结、友爱中实现，而不能通过公开的或掩而不露的征服或称霸欲望实现，这种欲望恰恰是武器和战争的代名词。

教皇震撼人心的呼吁“放下你的武器”似一束闪电照亮了我们所有人的内心，喊出了我们的心声。但是这一束刺透黑暗的闪电只把大地照亮了几秒钟。我当时有幸经历的这一刻激荡人心、忘我忘他的体验已经过去近25年了。这一刻在今天有何遗痕？这一刻带来了什么？唯有上帝能够纵览历史长河，对此刻的意义作出全面评价。我们都知道在这段时期内武器的致命威力又有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威力的魔影今天笼罩着欧洲、近东和远东、非洲和亚洲、拉丁美洲和撒克逊美洲、以及大洋洲。

洒下的鲜血和近期内可能洒下的鲜血，使成千上万的生灵涂炭；使十亿多的男女老幼基本尊严受损的饥馑已不再是恶运的造作，而是不公正的后果；穷富之间的不平等（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同一国家内）骇人听闻；专意于自私，追求利润，满足贪婪，这些统制着世界贸易不平等对抗的机制结出了罪恶之果。对抗的一方控制着科学和技术、资本和市场、生产和生产率，另一方相比之下对这些因素的掌握微乎其微。这些因素恰恰是决定性因素，能确保“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以及外国借款，不论是直接的（即贷款）还是间接的（即受特别规定保护的投资，特别规定一开始就要求保障投资者有良好的经营状况和获得可靠的利润），不被用来维护高度工业化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即三分之二“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之间的不平等、不公平竞争。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今年刚发表的正式文件，高度工业化国家人均年收入已超过20,000美元，而欠发达国家人均年收入仅接近400美元。

这种哲学是反人道的，因为它决意排斥任何伦理或道德概念，即排斥首先对正义和非正义作出区分的参照标准，并与公平须具有的不可缺少的优先地位截然对立，这种公平是相对于“市场规律”的所谓自发性而说的，“市场规律”成了毁灭后来者正当权利和希望的凶手，使后来者在科学技术进步及由此产生的支配力面前无能为力。正如十九世纪拉丁美洲产生的智慧最为杰出、眼界最为开阔、头脑最为严谨的伟大人物、委内瑞拉的安德雷斯·贝罗所教导的，既然在知识和人类命运这一层面上，任何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相互关联，那么建立在武器和备战基础上的所谓“国家安全”就不能和将世界分成少数“胜利者”和绝大多数“受害者”两部分的一系列问题相分离。

对目前智利政府来说，促进人权不仅具有法律意义，而且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于促进信心和稳定的产生不可缺少。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都必须考虑到新的国家安全概念——这里并非无关紧要——及其国际层面。如果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损害国家安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根源作斗争。——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如武器开支以巨大超常的规模轮番上升的情况、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经济依赖的情

况、世界穷国外债严重的情况、参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的情况、国际一级的谈判能力极为缺乏的情况等等，等等，则任何只局限于武器问题的裁军协议只会建立在十分不稳的基础上，或者面对建设人类今天所要求的稳定公平的世界这一根本难题而行不通。

在讲完这些意见后不提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话是不合适的，他在最近的通谕《关于社会形势》(Sollicitudo Rei Socialis)中提出了全面的建议，其中包含的两点正是我要强调的，一是对今天的形势作出了否定性判断，二是开启了希望之窗，昭示人们形势是可以改变的：

“当今世界严重失序，而原子武器广为囤积，达至惊人规模，其具有的危险亘古未见，人人皆知，使失序状况更为复杂。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今日世界，包括经济世界在内，呈现的主要图景注定驱使我们人人更快地走向死亡，而非引导我们走向真正的发展，走向‘更富人性的生活’，一如通谕《破坏性的进步》(Populorum Progressio)展示的那样。”

但约翰·保罗二世接着强调了今日的失序危机向明日世界提供的积极可能，他说：

“与此同时，尽管世界因各类冲突而四分五裂，而受到困扰，但一种信念正在成长，即相信严重的相互依赖性，因而相信有必要团结起来，接受相互依赖的现实并将此移至道德层面。今天，人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识到，他们被共同的命运联结起来，如要避免共同的灾难，就须一起建造这共同的命运。”

对我们的裁军谈判会议作出全面评价，这是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包含的第二个主旨。我无意面面俱到，而是依我们所见，从智利代表团的观点出发，提及一些特别的与我们有关的问题。在裁军领域已经缔结的重要协定，特别是与核武器有关的重要协定，基本上是两个大国及各自所领导的军事联盟之间双边谈判的结果；但对这些鼓舞人的双边过程在多边一级加以适当补充是十分必要的，是为了让整个国际社

会参与真正的裁军过程。这个裁军过程不仅包括高度毁灭性武器，也包括常规武器，因为后者占军备开支的三分之二还多。为此，既然裁军谈判会议是联合国系统内被赋予谈判裁军协定之职的唯一多边论坛，应加强它的工作。取得进展的基本条件显然是，向本会议派有代表的所有国家应有以实质性方式参加谈判的政治意愿，这种政治意愿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反过来，只有拥有共同目标才会有“政治意愿”。明确的、众人所望的目标决定着实现目标的手段，因为以下信念是谈判成功的根本基础，即裁军符合整个国际社会和组成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的利益，为裁军进行的谈判对各方都有益，而不只是对个别国家有益。

智利在两年以前以非成员国的身份开始参加本会议。请允许我从我国的观点出发对本会议的工作作出不失敬意的评价。长期以来在执行其主要任务方面停滞不前；这种消极的情况最近在海湾战争期间就表现了出来。依我们看，这一明显缺点的主要根源或许在于其集团结构，这是一种过时的已行不通的结构，目前的“历史加速”局面正以非凡的速度改变着国际景观。但这种形势没有在一些重要代表团的看法和行为上反映出来，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改变，他们对本会议的目标看法依旧。这些目标对本会议原本具有或者说应具有启发作用。

说明上述情况最实际的例子是会议在上上个星期四通过的关于程序的决定。在经历四个星期的磋商之后，会议最近终于作出了一些决定，通过建立特设委员会，负责处理不同的议程项目，使今年的工作得以开始。坦率地讲，这些委员会被授予的职权相对于在具体谈判中取得进展的潜力来说是有限的。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建立这样的工作组甚至都难以达成协议，只好决定进行非正式磋商。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同21国集团就这些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在本会议室多次表达的不满意见。

但是缺点不光是存在于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一般来讲，因反复使用非成员国无法介入的“非正式磋商”，谈判和决策缺乏透明度，达到危险境地。与此同时，这里现有的各集团都不允许观察员国家旁听它们的内部讨论，因而使观察员国家参加会议后无法提出建议或对谈判作出贡献，这些谈判涉及国际社会，当然也涉及它

们。最后，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尽管时过多年，但会议仍未能解决增加四个成员国的的问题。这样的愿望也是智利的愿望，因而它也提出了要求成为正式成员国的申请。总之，我们认为，两极世界消失而引起的危机，正在蒙生但仍混沌不清的新国际秩序所伴随的动荡，在本会议内似乎仍未得到一致的看法——日趋形成的新秩序主张被那些有能力促使新秩序诞生的国家的最高人物屡屡喻为绝对的必然。另外，人们也没有把这些情况作为上述新国际秩序的目标和方法因素加以思考，裁军政策正是新秩序主要内容之一。

这是我从严格建设性和客观的观点出发作出的评估，好几位尊敬的成员国大使在本会议室也作过类似的评价。因此我想绝对表明，我国最希望看到本会议取得成功。和国际大家庭融为一体，是智利政府最基本的目标。在它计划采取的各项主动措施中，一项就是积极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为此，我愿告诉各位，我们扩大了代表团，以便能参加尽可能多的委员会的工作，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作出贡献。

我在结束这篇发言之前想简要提及本届会议集中关注的专题。我指的是，化学武器、核试验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就化学武器来说，我国多次主张立即签署一项明确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这类武器的公约，主张全部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1989年在本会议上我们就这样说过，在巴黎部长级会议上也这样说过。遗憾的是，在后一次重要会议上产生的政治推动力已消失殆尽。我国认为，为了实现一劳永逸地禁止这些致命武器的目标，所有国家或绝大多数国家给予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普遍性是十分必要的前提条件。销毁应是完全的、立即的，同时必须建立有效透明的核查制度。去年12月，智利为促进创造必要的国际信任气氛，散发了一份文件，即CD/1042，是对德国提出的关于多边交换基本资料的纲要的反应。对于存货的销毁及其对环境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对秘鲁的倡议感兴趣，并给予支持，这项倡议是，在公约草案里加上一章，对环境的维护和净化作出规定。实际上，数月以来，某些代表团已在提议在近期的将来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为谈判的最后阶段工作确立必要的政治指导方针。我们支持这一提议，同时指出，在我们看来，

参加此次会议的邀请信不仅应发给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而且应发给观察员国，以及这两类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以便努力使公约真正具有普遍性。

在核试验方面，智利支持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斯里兰卡、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提出的关于修订《莫斯科条约》并朝着彻底禁止核试验目标迈进的倡议。我们采取这一立场是基于以下考虑：核大国自己作出了按照《部分禁试条约》序言和第四条的规定，争取在核裁军方面实现大幅度进展的承诺；我们对这些谈判旷日持久和停滞不前感到担心；由于出现较大的安全和信任气氛，超级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危险大幅度减少，这使国际社会有可能和有必要更果敢地采取行动；最后，包括智利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国家对如下一点表示关切，即拒绝接受彻底停止核试验，最后可能被解释为核大国希望使其现有核武库现代化。

今年1月举行的条约修订会议在我们看来成果不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这次会议有一大好处，即通过这次会议，世界舆论特别是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长久持有的愿望得到了表达。因此我们认为，条约修订会议主席得到的授权，即就可能的共同点展开非正式磋商，是鼓舞人的。由于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谈判场所，去年建立特设委员会是重要的一步，唯可惜的是，1991年这个特设委员会并没有真正的谈判职权。

智利出于积极参加争取停止核试验的努力的真意，于今年1月提出申请，要求参加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科学专家委员会。鉴于我国由于地质原因在地震方面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我想补充的是，我们不仅希望与上述委员会合作，而且还想参加4月和5月之间进行的GSETT-2技术试验。

最后，智利多年来一直敦促对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给予法律管制，使外层空间有益于所有国家。我们对外空军备竞赛感到关切，因为这不是寻求合作目标，其最终必然的结果是太空不断军事化。本会议应给予特设委员会足够职权，使它能开始实质性谈判，同时不损害在这方面已交给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的重要任务。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智利于1989年散发了CD/915号文件。



因上述种种理由，我国特别重视裁军谈判会议。象这样的论坛，我重复一句，不能成为封闭的场所，因这的决定影响或涉及整个国际社会。客观地说，和平，这一联合国最高目标，不只是个别人的愿望，而是全体人类的心愿。有鉴于此，智利政府感到在道义上有义务帮助概括界定与我们认为绝对不可缺少的民主价值观念相对应的正义和安全的最低条件。因此我们愿意为加强各国的稳定和消除战争威胁，在区域和国际两级采取团结一致的措施。本会议目前的结构或许无助于实现这此崇高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急需调整本会议的结构，使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平等地参加，或至少有机会平等地表达意见。

主席：我感谢智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莱多加大使发言。

莱多加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今天上午我有一篇简短的程序性发言，但因这是我在本届会议上第一次发言，我愿和已发过言的人一样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担任1991年裁军谈判会议这一时期的主席。我还向刚到不久的新同事表示欢迎。

去年在本会议的发言中我说过，美国和苏联通过签署级限禁试条约和和平核爆炸条约的议定书，在核试验核查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议程项目1特设委员会的1990年8月9日会议上，这两项议定书都非正式地提供给了委员会的成员。

今天我想告诉裁军谈判会议，美国和苏联1990年12月11日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交换了批准书和两个核试验条约的议定书。同时我请求把1974年的美苏级限禁试条约和1976年的美苏和平核爆炸条约及其各自的议定书视作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

批准议定书并交换文本使1974年的级限禁试条约和1976年的禁止当量超过150千吨的地下核武器试验的和平核爆炸条约正式生效、布什总统在签署批准书时表示，希望这些条约“会使军备控制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维护出现甚至更为重大的进

展。”

主席：我感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在我请达尔曼先生发言之前，我想问是否有任何代表团想就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进度报告以外的事项发言。我看到尊敬的荷兰王国代表瓦根马克斯大使想发言。

瓦根马克斯先生(荷兰)：我想再次就你担任主席之职表示我的祝贺之情。

今天我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向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们的朋友和同事罗伯特·扬·阿克曼先生先生逝世表达的哀悼。我还感谢前来看望我们并表示悲痛的其他同事。闻悉阿克曼先生于昨晚在突尼斯遇害，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和悲伤。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外交官的生命出人预料地终止了——他死时才40岁。罗伯特·扬除了在多边和双边外交中都具有才干外，他还是一位受到尊敬的国际法专家。他在日内瓦工作期间曾担任过各种职务，其中有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B工作组主席一职，当时瑞典大使厄克于斯大使是该特设委员会的主席。除此之外，他还多次作为荷兰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大会。当我于1979年第一次介入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时，罗伯特·扬就担任本会议的一个主要工作组主席，该工作组当时正在起草《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能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当时他才29岁。一个献身于事业且前途无量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令人痛惜。

我再次感谢你主席先生以及所有的同事和朋友，感谢你们分担我们的悲哀。我将及时把你和所有同事和朋友的哀悼之情转达给死者亲属。

主席：谢谢瓦根马科斯大使。在达尔曼先生发言之前还有任何代表团想发言吗？没有。现在请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奥拉·达尔曼博士介绍该小组有关其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进度报告。

达尔曼先生(瑞典)：今天我很高兴介绍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最近一次会议的进度报告，该报告载于CD/1065号文件。这次会议是小组的第三十一次会议，于1991年2月11日至21日期间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专家和代表参加了会议。世界气象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有关数据传输的讨论。小组在整个会议期间受到了秘书处十分良好的服务。这一届会议是为小组第二次大型技术试验--即通常所说的GSETT-2--范围内的全面试验作准备的一系列会议中的最后一次。我今天可以向大家报告，我们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并决定在今年春天晚些时候，即从1991年4月22日到6月9日进行全面试验。

作为第二次技术试验的一部份，自1990年8月上届会议以来我们已经进行了两次准备性试验。1990年10月至11月进行的一次数据传输试验结果十分成功，对于找出若干实际传输问题十分有用。1990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进行的为期一周的尝试性试验不仅涉及数据传输，而且涉及在24个国家级数据中心和4个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通常称为EIDC)进行的地震记录和数据分析。试验表明，为第二次技术试验确立的程序除极个别情况外，效果良好，一般来讲参加试验的各国都恰当地执行了这些程序。另外，国家数据中心与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之间的通讯以及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相互之间的高速传输线路都证明运转良好，意外情况十分少见。专家小组预料，解决剩下的一些技术问题不会遇到特别困难。小组的意见是，参加准备工作以及各个尝试性试验的设施现在都已准备好参加全面试验。

迄今为止28个国家表示愿意建立国家数据中心，并参加即将进行的第二次技术试验主要阶段试验，这种参加对于全面试验的成功是不可缺少的。另有好几个国家已表示，如果能在主要试验开始之前及时完成必要的安排，他们也愿意参加第二次技术试验。这种参加将改善试验的结果，因而给予热情鼓励。小组对芬兰和奥地利为支持赞比亚和秘鲁参加试验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特设小组多次强调，为实现大规模试验的目标，鼓励广泛参与第二次技术试验的重要的。

第二次技术试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证实，一个全球系统能够在真实的环境里运作，即能够处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地震。如果有大片的区域不经过任何地震站台提供数据，那么很大数量的地震事件将发现不了，这将降低整个系统的实际载荷，使试验略欠真实，试验结果也更难以评估。我仍然希望，更多的至今还没有参加试验的国家有可能参加进来。可以相信，第二次技术试验协调员加拿大巴沙姆先生和本人将会提供全力合作，帮助作出必要的实际安排。

我已说过，这次全面试验是一项很大的活动，涉及世界各地的地震观测中心和通信设施的数百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就我所知，这是有史以来为测验服务于限制军备和裁军的核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多边试验。

实际进行这次试验是一次重要的活动。评价试验结果，从结果中得出有关的结论是另一项重要活动，也需要精心计划。特设小组根据一个特别指定的研究小组提交的材料，讨论了进行评价时需遵循的标准。为了进行全面的评价，在试验期间需要系统地收集有关的资料，工作组已议定了关于收集和编排必要的资料的指导方针。

迄今在国家级和试验性国际数据中心收集的材料和获得的经验将成为评价第二次技术试验的不可缺少的基础。这种评价工作不仅是为了澄清试验的事实结果，还应进一步，并且更重要的是，评估这些结果如何影响全球系统的设计，评估是否需要1989年3月的小组第五次报告(CD/903)中提出的初步设计作出改动。

小组认为，在1992年期间，仍十分需要有些设施提供服务，因为成功地评价第二次技术试验可能需要另作一些试验。

小组打算在其下届会议上提出关于第二次技术试验的试验结果的初步报告。全面的报告，包括对第二次技术试验结果对整个系统设计的影响的分析，将在1992年提交，或许有望在春季会议就能提交。

虽然特设小组的注意力目前正集中于如何成功地进行全面试验，但小组还是初步讨论了此项试验以外的活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范围广泛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

是，全球系统是否应包括4个国际数据中心，或者说一个这样的中心是否就足够了。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测震网，监测各国境内发生的地震事件，灵敏度很高。因而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能否以及如何利用记录下来的这种局部性资料帮助澄清全球系统测到的地震事件。另外也提到是否有可能利用水下传声记录来监测海洋，以及利用现场视察和卫星照片来帮助解释地震事件。另外还有人提到，用于监测大气放射性的系统可利用与全球性测震系统相同的设计原则以及技术和行政基础设施。

在小组内部普遍同意的是，在目前的职权范围内，可以做许多宝贵的工作。小组会再次讨论这个项目，并根据第二次技术试验评价结果拟出具体的建议。

然而，小组认为尽快地获得有关现代全球卫星通讯的资料十分有用，并提议，在不涉及裁军谈判会议的财政的情况下，应邀请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派代表参加小组的下一届会议，讨论利用海事卫星的可能性问题，以便解决未来的全球地震数据交换系统的通讯问题。

特设小组建议其下届会议在1991年7月29日至8月9日召开，但须经裁军谈判会议同意。

主席：谢谢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对载于CD/1065号文件中的报告所作的介绍。现在有任何代表想就进度报告发表意见或对特设小组的工作作出评论吗？我看到尊敬的阿根廷大使想发言。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今天上午裁军谈判会议收到了审议关于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我们感谢小组主席奥拉·达尔曼博士方才所作的介绍，这使我们能够稍微熟悉一些该科学小组的内容和工作。我们注意到的其中一点是，地震专家小组主席不得不对报告中的一些具有政治性的术语的范围作出澄清。这样做有道理，因为专家小组的职责仅局限于技术领域，更准确地说是审议检测和识别地震事件方面的国际合作。同时，政治性评

估，我们都知道是属于由尊敬的印度大使担任主席的核禁试项目特设委员会处理的事项。

现在看起来，作出政治评断或许越来越有必要，因为现在难以理解的是，为何就一项一劳永逸的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的适当谈判连续拖延，不能开始。我认为，地震专家小组在进行工作时与特设委员会内发生的事情保持和谐一致，现在是时候了。我认为，小组不能在缺乏政治指导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下去了。因此，裁军谈判会议或许也有必要分析小组的职权，以确定把它的活动与政治工作联系起来是否恰当，以及弄清它所审议的技术问题对于核禁试条约的核查来说是否够用，以及在完成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检查任务过程中特设小组是否属一个补充的办法，而不属唯一的办法。我们认为，地震科学家小组的任务毫无疑问是重要的。我们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感谢。来自我国代表团的技术人员有时也参与了对他们的工作的分析，我们对此当然也十分感谢。我们现在需要弄清的是特设小组与特设委员会有什么样的政治联系。我们也需要考虑其他的核查方法。

这些是我国代表团想说的十分初步的意见。我们将对CD/1065号文件所载的报告做透彻分析，然后才能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接受。

主席：我们注意到进度报告的第15段有一项建议，即提到特设小组下一届会议拟于1991年7月29日至8月9日召开。我将把此建议提交裁军谈判会议于3月7日星期四召开的下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第14段，这一段包含了一条特设小组的建议，即在不影响裁军谈判会议的财政的条件下，请国际海事卫星组织派代表参加特设小组下一届会议。秘书处已散发了我作为会议主席将发给该组织总干事的信的草稿。我因此遵守了议事规则第11条，该条规定，主席在与会议充分磋商的情况下并依据其职权，将代表会议与其他国际组织发生关系。如果在下次全体会议之前无人对信件案文提出反对意见，我将把信件发出去。

我现在可以谈另一个问题吗？你们记得在年度会议的开幕会议上，我们曾就非成员国参加本会议工作的事情作过一项决定。关于就议程项目2和3的实质内容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我收到了智利和西班牙代表的来文，他们表明他们原来的参加请求应理解为也包括那些非正式会议。事实上在上一星期就议程项目20的内容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了智利的澄清。因这些澄清已经经过审理，如果没有听到反对意见，我将认为从智利和西班牙代表收到的澄清将使他们能够另外参加与议程项目2和3实质内容有关的非正式会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还想告诉你们，我收到了会议委员会主席的来文，该委员会负责监督联合国预算提供的会议经费的使用。这项来文要求我把来文的内容以及1990年12月21日大会第45/238A号决议告知本会议。在1月22日我们的开幕全体会议上，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曾就此问题作过发言，我现在就请他向我们报告收到的信件的内容。现在请科马蒂纳大使发言。

科马蒂纳先生（本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根据大会第43/222B号决议，会议委员会负有下列职责，即确定适当方式和手段，确保会议设施，包括文件编制工作，得到最佳利用，并监督大会所有关于会议的组织、服务和文件制作的决议的执行。委员会的许多建议成了大会决议并被通过，其目的在于使现有的会议资源更有效地得到利用。大会有关此问题的最近一项决议即第45/238A号决议，注意到若干机构为改进会议服务资源的利用而作出的努力；请联合国各机构在依据各自职权范围提出会议服务的需求时确保所要求的会议服务足以使他们能够充分地完成任务，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与他们的实际要求相吻合；敦促所有机构加大力，改进对所要的会议服务资源的利用。

这一决议以及在此之前的其他决议的用意，是协助由联合国秘书处提供服务的

各机构尽可能利用好向它们提供的会议服务资源，同时不影响有关机构的工作顺利进行。做到这一点有各种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消除临时取消会议和其他安排的现象，这种现象许多是可以避免的。会议委员会主席指出，减少可避免的取消次数的办法是根据过去作法、会议结构以及非正式磋商或处理会期文件预计所需的时间，制订每届会议的时间表。他还指出，秘书处如果能够尽早事先知道会议取消，就很有可能把会议服务资源重新安排给希望开会的其它机构。

鉴于改进会议服务资源的利用所得到的重视，大会在第45/238A号决议第9和第10执行段中，要求会议委员会主席以及秘书长同由联合国秘书处提供服务的所有机构保持联系，以确保分配给各机构的会议服务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并请这些机构的主管官员提请有关机构注意对会议服务资源的利用问题的关心。

正如你已经指出的，主席先生，我在裁军谈判会议第557次全体会议上曾报告过分配给本会议的服务。我还告诉会议成员国我们没有完全利用分配给我们的服务，并说出了1990年期间我们丢掉的全部服务工时总数。实际上，只有在这一方面我们对现有资源的利用不是十分成功。就会议委员会主席送交我们的其他建议来说，我认为我们为全年会议制订的工作计划，以及为裁军谈判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制订的每周会议时间表，都充分满足了会议委员会主席所表达的关切。通过制订每周会议时间表，我们能够提前告诉会议服务司哪些会议取消，这样现有资源就可重新分配给其他会议。我们将通过你，主席先生，向会议委员会主席报告。

主席：我感谢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的发言。

一如本会议惯例，秘书处今天散发了本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拟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时间表和平常一样只是指示性的，视必要可做改动。如果无人反对我就认为会议通过了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按照本会议商定好的本星期会议时间表，我们将在这次全体会议后立即召开一次专门讨论议程项目3实质内容的非正式会议。我看到尊敬的苏联大使要发言。

巴查诺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不久将在这里发言，我认为我们届时会有机会欢迎你担任你现在所担任的负责职务。我现在发言是为了提供一条简短的信息。不久前在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里曾宣布，星期四在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之后，特设委员会主席，即鄙人，提议并愿意与本会议中参加特设委员会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会晤。这次会晤在第一号会议室即隔壁进行。

主席：我感谢巴查诺夫大使的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

这次会议到此结束。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在3月7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上午11时20分散会。

XX XX XX XX XX